



丁立梅  
/ 著

DING LIMEI  
WORKS

*Happy every day*

风吹着窗外的花树  
云唱着蓝天的歌谣  
怎么样都是好了  
我可以把一天过成我想要的一辈子

让每个日子  
都看见欢喜



作家出版社

让每个日子  
都看见欢喜



于立梅  
著

DING LI MEI

WORKS

*Happy every day*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每个日子都看见欢喜 / 丁立梅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063-8721-7

I. ①让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25098号

## 让每个日子都看见欢喜

---

作 者: 丁立梅

责任编辑: 省登宇

装帧设计: 粉粉猫

封面绘图: 丛 威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 数: 180千

印 张: 9.75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721-7

定 价: 35.0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风吹着窗外的花树，  
云唱着蓝天的歌谣，  
怎么样，都是好了。

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序 一天就是一辈子 \_ 001

### 第一辑 光阴慢

终朝采蓝 \_ 006

一枝疏影待人来 \_ 011

蟹爪兰 \_ 015

被春恼 \_ 018

春风沉醉 \_ 022

花意已在 \_ 025

光阴慢 \_ 028

雪白的雪 \_ 031

年 画 \_ 034

### 第二辑 四季小帖

春日小帖 \_ 038

夏日小帖 \_ 048

秋日小帖 \_ 059

冬日小帖 \_ 070

见字如面 - 152

白茶花 - 155

第五辑 人间好时节

立 春 - 160

雨 水 - 164

惊 蛰 - 168

春 分 - 171

清 明 - 174

谷 雨 - 177

立 夏 - 180

小 满 - 183

芒 种 - 186

夏 至 - 189

小 暑 - 192

大 暑 - 195

立 秋 - 198

处 暑 - 201

白 露 - 204

秋 分 - 207

寒 露 - 210

霜 降 - 213

立 冬 - 216



## 序

### 一天就是一辈子

---

：

我买了一堆彩铅，作画。

我在纸上随意描摹，画猫，画狗，画小草，画小花。态度谦恭认真，像刚学涂鸦的小孩。人见之，大不解，问我什么的都有。“你为什么现在要学画画？画了做什么用的？”“你是想改行做画家么？”“是哪里约你的画稿吗？”“你是想给自己的书画插图么？”……无一例外的，都奔着一定的功利去。仿佛我种下一棵树，就是为了收获到一树的果，否则，就不符世道常规，就让人匪夷所思了。

可是，有时种树，只为那栽种时劳作的喜悦，有阳光洒下来，有汗水滴下来，泥土芬芳，内心充盈，就很好了呀。它实在无关以后。以后，有没有一树的花，有没有一树的果，有什么要紧呢！

年少时，我是那么热衷地喜欢过画画。梦想里，是想拥有一屋子的彩笔，画一屋子的画，在墙上随便贴。却被大人们认为不务正业，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告，小孩么，将来考上好大学，找份好工作，做人中龙凤，才是最好的奋斗目标。我很听话地，藏起自己的梦想，一日一日，朝着大人们所要求的样子，成长起来。偶尔想起，我曾经也有过自己的梦想，却恍若隔世了。

想想我们一生，几乎都活在世道的常规里。做任何事，走任何路，是早就规定好了的，由不得我们自己做主。我们以世俗的目光，来衡量着成败，追逐着那些所谓的梦想，追得好辛苦。到头来，外表或许很光鲜了，繁花似锦；内里，却空空如也，一颗心，常常找不到着落处。在前行的路上，我们早把自己弄丢了。

好在还有时间来弥补。我以为，哪怕生命只剩最后一天，都为时不晚。这一天，你完全属于你自己，你可以捡拾起从前喜欢的笛子，吹上两段，断续不成曲那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必在乎他人的眼光，不必在意曲调是否流畅，你只享受着吹响的那一刻。手握笛子，有音符从心底飞出，你很快乐。能够使自己快乐，才是人生最大的收获。



就像现在我拿起画笔，不定画什么，也不定画成什么模样，赤橙黄绿，落在纸上，都是我缤纷的喜悦。那些我曾经的年少，那些我隐蔽的梦想，在纸上一一抵达。风吹着窗外的花树，云唱着蓝天的歌谣，怎么样，都是好了。我可以把一天，过成我想要的一辈子。



我可以把一天，  
过成我想要的一辈子。

第一辑

# 光阴慢

---

那些光阴真是慢啊，慢得像荡上天空的一丝柳絮，忽忽悠悠，天空远得很啊。村庄很像一支古老的歌谣，日复一日，弹唱着同样的曲调。熟悉的人，熟悉的物事，天天都能见着。



## 终朝采蓝

---

：

---

植物唤蓝，真正迷死人。

怎么就唤蓝呢？

马蓝、木蓝、蓼蓝、菘蓝，哪一个念在嘴里，都能念出一嘴的蓝来。染了春衣，染秋衣吧。染了衫子，再染裙吧。

我总忍不住想上一想，是谁，最先发现，葛可以织布，蓝可以染衣裳？布能遮体，一为避羞，二为避寒。然用蓝来染

色，却无关乎羞与寒冷。

只是因为，追求美啊。

在美跟前，人类无师自通。

想起曾看到的一幕。一个流浪在街头的智障女，在垃圾桶里，捡到一枚红色发卡。她高兴地举着发卡，近乎发狂地笑着跳着。然后，她把它，庄重地戴到了她的发上。她指着头开心地对人说，美，美。

美，才是人类最原始最华贵的尊严。

人类祖先，给我们开创了美的先河。女人们在头上戴花、插荆钗。男人们在头上插羽毛，在腰间佩饰物。把贝壳、骨头、石子钻出孔来，穿成手镯和项链，装饰手腕和脖子。但我还是要惊异于，他们怎么就想到要把颜色染到衣上？怎么就知道蓝草里面能提炼出蓝？

真聪明啊！

《诗经》里有“终朝采蓝”之句，每回念到，我都如初见。喜欢。喜欢到忧伤。想着那个采蓝的女子，蓝衫蓝裙地穿着，去野地里采蓝，为她的夫君织染衣裳。夫君尚在远方，说好五天归的，六天过去了，他竟还没有回。她心不在焉地采呀采呀，思念都染上蓝了。她的夫君若远远打马归来，是否率先看到原野上，他的那一朵蓝？

人类最贴己的颜色，原是蓝。

幸好，还有那样的老作坊在，织染着从前的蓝。

是在湘西的苗寨。那里的人们，还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。



吃的是自家种的粮食，穿的是自家织染的衣裳。无论大人小孩，都是一身的蓝，靛蓝，或蓝黑。衣襟和衣袖上绣了花。他们一个个走出来，仿佛是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。

那里的女人们都精通织染和绣花。她们把采来的蓝草，一篮一篮，浸泡在大缸之中。隔天，再加以石灰搅拌。几天之后，撇去上面清水，得半缸蓝胶，就是上等的染料。

看着她们把染好的布料，晾在太阳底下晒，是件赏心悦目的事。那一匹匹蓝，在蓝天下飘拂着，有着远古旷野的浩荡、朴素和寂静。

## 二

友人去印度，带回不少条印度丝巾，颜色缤纷艳丽，如收拢了一堆的云霞。她让我挑一条。我一眼看中一条浅蓝的，很素朴安静。

友人看着我，哧哧笑了，说，真意外，以为你要挑玫粉的呢。

不提不醒。我这才惊觉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是这么中意于蓝。家里窗帘，挂的是蓝色的。被面床单，是蓝色碎花的。衣橱里，春夏秋冬的衣，蓝色竟占去了一大半。

从前不是这样的。

从前我是喜欢大红大绿的，喜欢光芒、热烈、灿烂、万众瞩目，得失皆忧于心。

人到了一定年纪，真的是要往回收的。不爱喧闹了。不爱灯光闪烁了。情愿往那暗影里去，做个闲观者，落得清静自在。有时闲观者也要不得，情愿退回自己的小屋子，跟小花小草为伴，享受寂静和孤独。

并不感到孤单。是清减下来，纯粹起来。欲求少了，烦心事也就少了，食也香，睡也香。一两个朋友，偶尔来坐坐，不聊世事，不评说谁是谁非，只说说花草，说说书籍、音乐、茶和糕点。养一只叫小欢的小猫。能将就着用的东西，绝不丢弃浪费。可有可无的东西，哪怕再高档名贵，也不会带回家来了。要那么多你来我往做什么呢？要占着那么多无用的东西做什么呢？不贪了，回头了，回到小孩子时光，守着一堆沙，也当是珍宝，能兴兴乐上大半天。

清冷的月夜，独自去赏梅。一人，一弯月，一树花，够了。无须再呼朋唤友了，耐得住寒寂，守得住日月了。

午后时分，对着一堆颜料，在纸上细细涂抹。不急，慢慢

涂。用浅蓝打底吧，我画案几上插花的瓶子，落满阳光碎瓣儿的书籍，扎头发用的发圈，盘子中吃了一半的水果。真静啊，静得灵魂滴出水来。在那水里面养鱼吧，长水草吧，长莲和荷吧。

也能饶有兴趣地看一棵风信子生长。从小球球开始，每天对着它说说话，赞赏它生长的勇气。一个月后，我看到它的芽芽终于长出。又一月，我看到它打出了花苞苞。再一月，我看到一捧的粲然，朝向我。它开花了！它成功地开花了！我仿佛第一次见它开花。快乐。是真心的快乐。

也特恋旧物旧情。偶然间翻到一帧昔日的老照片，和抄写用过的笔记本，欣喜万分。回老家，看到落满尘的暖脚炉，是祖母的陪嫁物呢，从前，不知暖过多少回我们的小脚心。宝贝样带回，在里面装炭火，看着那一簇火星子明明灭灭地跳着，幸福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真好啊。

食也简单了。只做那家常菜。一道雪菜炖豆腐，天天做着吃，吃不厌。从前的苦日子里，那是最美的佳肴。

穿也简单了。爱上棉布的、宽松的衣，蓝色是主打色。靛蓝的、浅蓝的、灰蓝的、粉蓝的、藏蓝的，我穿着这样的衣回老家，我七十多岁的老妈看我半晌，忽然笑起来，说，梅啊，你穿得真朴素。我很高兴，在我妈的眼里，终于还原成一株庄稼。

想开了。放下了。删繁就简了。终从那大红大绿中退出来，成为蓝，收敛起所有锋芒，只做那一勺湖水，静静淌。





## 一枝疏影待人来

---

：

一枝疏影待人来，是写梅的，寒梅。

寒冬的天，下过一场雪了吧？应该是。

雪映梅花。梅花照雪。两两相望，都是直往心里去了的。

视觉与味觉在纠缠。白，再也白不过雪。香，再也香不过寒梅。

雪没有什么人要等。

它是无拘无束自由身，想飘到哪里，就飘到哪里。想在哪儿落脚，就在哪儿落脚。它有本事在一夕之间，让整个世界彻